

掷剑踏莎行

上

独孤残红著
大连出版社



險惡江湖系列卷三

掛劍踏莎行

上

独孤残红著
大连出版社

本书作者荣获首届“中华武侠小说大奖”。获此殊荣者，大陆仅有四位作家。

本书作者的《江湖四部》，将于一九九六年全部出齐。

还珠楼主再世 金庸古龙传人

独孤残红武侠系列

脱颖而出的独孤残红，创造出万花筒般的武侠世界：离奇的故事，鲜活的人物，诗化的意境，深邃的哲理，正义侠情，儿女私情……令读者目不暇接，爱不释手，受到海峡两岸读者热烈欢迎。一九九五年《销魂一指令》获国家级奖项“中华武侠文学大奖”，大陆仅有四人获此殊荣。他的《江湖四部》将由李渔村独家编辑，陆续出版。

上卷《销魂一指令》（三册）

沧桑江湖 中卷《销魂十指令》（三册）

下卷《销魂百指令》（三册）已出

一卷《七邪蝶恋花》（二册）

嬉笑江湖 二卷《七煞木兰花》（二册）

三卷《七妖小梅花》（二册）

四卷《七怪夜合花》（二册）已出

一卷《负剑少年游》（三册）

悲江湖 二卷《看剑念奴娇》（三册）

二卷《挥剑踏莎行》（三册）

三卷《挥剑满江红》（三册）已出

上卷《炼刀忆江南》（二册）

寂寞江湖 中卷《藏刀长相思》（二册）

下卷《封刀一剪梅》（二册）已出

（总策划：湖南文艺出版社小说室主任李渔村）

一 掷劍踏莎行

上集目录

一	白鶴泉畔	1
二	美男子狼崽	17
三	老色鬼空长道長	32
四	赤练蛇花容容	48
五	地狱欲火	63
六	合謀	79
七	彩龙珠和金霞魔功	97
八	又见徐洁玉	111
九	神篇药王汤千秋	127
十	賭喝毒酒	146
十一	铁血旗复出	161
十二	婚筵前夜	177
十三	不能结合的夫妻	194
十四	勾魂千手傅氏兄弟	208
十五	已是八月十五夜	224

一 白鹤泉畔

雾失楼台，月迷津渡，桃源望断无寻处。
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阳暮。
驿寄梅花，鱼传尺素，砌成此恨无重数。
郴江幸自绕郴山，为谁流下潇湘去？

华山。北峰。

一勾上弦月，孤独地悬在天空。

冷清的月光，照亮着峰壁石崖上三个刻写的大字：白鹤泉。

壁崖下，一个用花岗条石砌成的泉井。

井口宽三尺，长六尺，井底很浅，深不到一尺，因此，与其说是一口泉井，倒不如说是一个浴盆更为合适。

泉水很清，月光下泉井也能清澈见底。

井底由七块异形的彩色石块，拼成一个若似鹤形的图案，彩色石块的缝间，往外冒着一串串的水泡，整个泉水就像在沸腾。

这就是华山有名的白鹤泉井。

白鹤泉不仅有名，而且还很神秘。

相传华山北峰，住有一位采药老人，一日，采药老人在峰顶崖上救得一只受伤的白鹤，老人精心替白鹤疗伤，百日后白鹤伤愈飞去，飞去前白鹤立在崖下长鸣三声，崖下石裂冒出了一股清泉，白鹤泉便由此而来。

白鹤泉的神秘，并非在于它的传说，而另有其原因。

不知是井底七块彩石含有什么特殊的矿物质，还是泉水本身具有什么特殊的药效，此泉水能治多种疑难疾病，如高烧不退、半身不遂、咯血不止、无名肿瘤等奇症，只要到此泉中泡上一个时辰便能不治自愈。

故此，白鹤泉曾一度成为血腥之地。武林各派为争这口神泉而大动干戈，官府也派兵至此，并前死人数以百计。

崖边密林中隐居的一位草药郎中，传闻是当年那个采药老人的后裔，他不忍心看到因神泉而招至的杀戮，在一个夜里，向泉井中投放了七色药粉，从此白鹤泉便失去了治病的神效。

尽管如此，这块曾被武林道上列为禁地、官府划为禁区的华山北峰顶崖，仍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几分神秘与恐怖的色彩。

几经沧桑，一片茂密而静谧的树林掩住了白鹤泉井的左右两侧。几抹稀疏的月光透过林隙，洒在泉口的花岗条石上，给夜幕遮掩下的白鹤泉，平添了几许神秘的暗色。

北峰顶崖山路崎岖，极难行走，加上有冤魂闹鬼的传说，现在很少有人至此。

白天已人迹罕见，夜间更是寂无人踪。

然而，今夜却是例外。

白鹤泉井台旁，站着一人。

一个女人，而且是个少女。

一卷秀发展开，青丝如墨，披肩的秀发衬托出一张秀丽绝伦的面孔，一袭红色的披风，在夜风中轻轻飘拂。

她仰面向天，眸光像天空中闪耀的迷人的星光。

此容貌，此身姿，此神态，无论用任何词句，都难以描写出她的美容。在这高山之巅，溶溶月光之下，清清泉池之旁，只能说她是月殿嫦娥、瑶池仙女了。

她就是华山阎王娘娘宫的小公主，人称华山小艳女的白素绢。

她在此已经三天三夜了。

她在等人。

等谁？

是谁能让这位心高气傲、目中无人、调皮任性的小艳女，在此等候三日？

狼崽徐天良。

一个神秘的名字。一个神秘的人。一个丑得不能再丑的丑八怪。

怪事，真是怪事！

不错，这事很怪，但，在这个世界上本就是无奇不有。

她约他七月七日在此相会。

今天是七月九日了，却仍不见他露面。

他应该来，而且不能不来。

他曾经救过他的命，他对她有三次君子之诺，他是个恪守信约的人，因此，他应该来。

他中了化龙池池水之毒，只有她才能替他解毒，若他不来，他就死定了。因此，他不能不来。

可是，他没有来。

他存心想死？

他出事了？

她心如火焚，柳眉微锁，星眸中闪射着哀怒与悲愁。

她焦躁不安，恨不得能挥剑将这山崖石壁，一劈两半！

她不想他死，也不想他出事。她要把他变成世上最漂亮的男人，让他归顺于阎王娘娘宫，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，永远做自己的奴隶。

她秀眉一挑，眸中闪过一道灼炽的光亮。

自己是否真如师兄生死判官严阴阳所说，爱上那丑八怪了？

她瞪圆了眼，望着天空朦胧的弯月，心境象夜空一样昏昧。

她无法回答这个问题。

她不能确定自己是否爱他，但她感觉得到，只要一想到他，便有一种深逾骨肉、超越一般男女友情的情感，猛烈地震撼着她的心扉。

他是否对自己也有这种感觉？

他是否此刻也在想念着自己？

不，不会！否则，他早该出现在这里了。

她绷起了脸，俏脸上罩起一片阴影，樱桃小嘴高高翘起。

空中飘过一片浮云，将朦胧的月儿遮住。

她咬住牙，从牙缝中透出一句话：“丑八怪，你想死就去死吧，关本姑娘屁事！”

蓦地，山崖间传来一声狼嗥：“呜哇！”

她全身不由震颤了一下，眸子陡睁，精光毕射。

“呜哇！”又是一声狼嗥。

她弹身跃起，眨眼间已立在数十丈外的山崖路口。

狼嗥声如同浪潮在山崖间漫开，涌传向崖顶。

她冷电似的目光在崖间山路上扫过。

一个淡淡的影子，出现在山路上。

她认出那是一条大灰狼，禁不住发出一声学得很不象样的狼叫：“呜呀！”

大灰狼径直向她奔来。

她毫不惊慌，眸子中闪射出兴奋欣慰的光华。

她知道狼崽徐天良，从小在狼群中长大，吃狼奶，与狼群为伍，能通狼语，有驾驭狼群的本领，狼群的出现，可能意味着他来了。

大灰狼奔到她的身旁，围着她打着圈儿，呜呜叫着。

她不懂狼语，不知道它在向她说什么。

又有两条影子窜上山路。一条大黄狼，一条花毛狼。

她心骤然一紧：他怎么了？

她禁不住向前跨出两步。

七八条狼衔着一个人，涌上山路。

“天良！”她发出一声呼喊，飞也似地迎了过去。

她抢到狼群前，狼群立即将衔着的人放到地上。

空中浮云飘散，月光洒在那人的脸上。

长满脓包的脸，脓包流着臭臊的黄水，脸上没一块完好的皮肤，连烧伤的疤痕也已开始发烂。

此人不是徐天良，还会是谁？

她跪在徐天良身旁，眼中滴落出晶莹的泪珠。

群狼围蹲在她的周围，支着前脚，竖着耳朵，警惕地注视着四周。

她猛地抱起徐天良，奔向白鹤泉，群狼紧随其后。

她奔上崖顶，将徐天良放在泉井石台上，然后动手去解他的衣扣。衣扣解开，徐天良身上的疤痕，也已变红、变紫。

她急忙伸手摸摸徐天良的鼻息，不觉脸色微变。徐天良已无呼吸。

她迅即左手捏着徐天良的下腮，右手从腰囊中摸出一粒药丸，塞入他的口中。

她双掌合十，仰望天空，嘴唇在微微地翕动。

她在为他虔诚地向上苍祈祷。

徐天良面色灰白，静静地躺着，一动也不动。

约摸一盏茶的功夫。

她低头看看徐天良，徐天良仍没动。

她伸出玉臂，出指把住徐天良手脉。

她脸色变了，变得异样的苍白与难看。

徐天良服下阎王娘娘宫的九宫还魂丹，居然依旧脉象全无！

难道他已经死了？

对于死人来说，无论多么神奇、灵应的药物，都将是回天乏术。

刹时，她觉得胸间腾起一团烈火，芳心寸乱。

“呜哇！”身旁的大灰狼昂起头，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。

她震怒了，陡地扭头向围在井台旁的狼群吼道：“滚开！全都给我滚开！”

群狼听不懂她的话，瞪着闪着幽幽蓝光的眼睛，怔怔地瞧着她。

她跺着脚，继续吼着：“滚！滚！”

群狼动了动，稍稍挤拢了一些，但仍无退走的意思。

她恼怒了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伸手抄住身旁大灰狼的后腿，往山崖道口一摔。

她出手极快，连敏捷异常的大灰狼也没能逃过她这一抓。

大灰狼被摔出十余丈远，前腿落地，就地一滚，复弹身跃起。

群狼呼地靠拢，退后数丈，目露凶光，吡咧开利牙大嘴。

她全不知眼前的危险，仍跺着脚在叫：“滚！快滚！”

大灰狼本已作势扑向井台，忽然它敛住身子，伸颈发出一声长嗥，转身向山崖路口奔去。

群狼齐声嗥叫，随之退出崖顶。

显然，它们终于听懂了白素绢的话。

白素绢摇着徐天良的手，哭声道：“傻小子！丑八怪！你为什么还不守约？为什么不早些来……”

突然，井台旁的树林中传来一声低沉的冷笑。

笑声很低，很轻，仿佛来自遥远的天际或冥冥地狱，但却清晰可辨。

她蓦地扬起头，目光从林旁扫过。

漆黑的树林静静地耸立着，被月光剪辑成一幅不动的画面。

除了夜风吹拂树梢的沙沙轻响，一切都如此安静。

没有任何异样的现象。

她蹙起眉头：难道是幻觉？

她内功已到相当火候，十丈之内的飞花落叶，都难逃过她的耳目，林中若有人隐身发笑，决没有她觉察不出的道理。

另外还有个理由。

山崖路口外，有她的师兄生死判官严阴阳替她把风，凭严阴阳的身手，莫说是人，就是飞鸟与耗子，也别想溜上白鹤泉。

她深吸口气，咬咬牙，抱起徐天良：“丑小子，生死有命，听从天命吧。”

言毕，她将徐天良往白鹤泉井中一抛。

“扑通！”一声沉闷的落水声，打破了崖顶的静谧。

她从腰囊中取出七个小纸包，小心翼翼地打开，把纸包中的粉末洒入泉水中。

白鹤泉水顿时彩浪翻涌，腾起七色的水雾。

她跪在泉井旁，双掌合十，闭上了眼睛。

月帆在空中无声地滑行。

深沉的夜色笼罩着崖顶，几颗寒星跟随着月帆，凄然游荡在缥缈的夜空中，时隐时现。

四处一片寂然。

白素绢一动不动，像座跪立的石雕。

徐天良静静地躺在泉水中，像条死去的鱼，任凭沸腾的水翻腾，毫无反应。

白素绢没动，也没睁眼，但流泪了，泪水簌簌往下滚落。

她明白，他已无望，就是师傅阎王娘娘宫官主百毒娘子孙三娘亲自到此，恐怕也救不了他的性命。

她后悔当时不该引他去化龙池。

她后悔不该在功房与他有赤身解毒的接触。

她后悔不该有这七月七日之约。

她后悔……

她娇躯微颤，鬓发凌乱，满面泪水，宛如一枝带雨梨花。

若要徐天良活命，除非是出现奇迹。

奇迹出现了。

泉水中徐天良身躯痉挛了一下，又一下，接着，手和脚颤抖起来。

由于白鹤泉水与白素绢七彩魔粉的药功，徐天良像狼崽一样顽强的生命力，他竟然苏醒过来。

他终于复活了。

诚然，他的复活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。泉井旁的树林中隐藏着一个神秘的人物，是这个神秘的人，在狼群护送徐天良上华山的途中，封闭了徐天良的九大穴位，使他得以闭住迸发的毒气，延续了三日的生命。

他缓缓醒来。

我还活着？这是他恢复意识后的第一个意念。

这是什么地方？第二个意念。

华山白鹤泉……白素绢！他已意识到所发生的一切。

狼群已把自己送上了华山北峰！他明白了自己的所在与处境。

他感到面部奇痒难忍，不觉抬起手。

手臂刚一动，一阵刺痛与酸麻传遍全身，手臂不禁跌落下来，“拍”地击起一团水花。

白素绢娇躯陡地一震，霍然睁开了眼。

她痴痴地望着他，满脸惊愕，张大的嘴唇翕动着，却没发出声。

徐天良躺着默然地凝视着她。

她此刻的表情，不知究竟是哀伤还是喜悦？但她长长的睫毛下，闪烁着晶莹的泪光，使这位调皮任性的小姑娘，更增添了一分凄楚之美，令人目夺神移，魂销骨蚀。

他胸中腾起一股热浪。是怜悯，是冲动，抑或是感激？他弄不清楚。

他想抬起手，坐起身来，但做不到，全身像散了架似的酥软。

他抿抿嘴，绽唇道：“小艳女……”

“哎，别说话！”白素绢俯下身，伸手按住他的嘴唇。

他感觉到，她的小手娇嫩、细腻、柔软、烫人，而且还在颤抖。

他体内有种火烧的感觉，挣扎着抬起手臂，将她小手握住。

她脸上泛起一层红绯，但却一闪而逝。她沉下脸，抽回小手，肃容道：“现在不是你我调情的时候，我要办正事了。”

他闻言心中的烈火顿敛，板起了面孔，一对隐在腋包中的虎目，闪射出了残酷无情的，像狼眼似的煞芒。

她触到那目光，禁不住打了个哆嗦。

他定定地瞧着她，没有说话。

她知道，他要求什么。

他也知道，她要做什么。

她犹豫了一下，吸了口气道：“我从来没做过这种手术，如果失败，你就将永远是个奇丑无比的丑八怪。”

“我不在乎。”他神色极为平静，如神僧悟道，空坦无尘。

本就是将死马当活马医的事，何谓成功与失败？

也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，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

“可我丑话说在前头……”她仍有所顾虑。

她对他早已暗中心有所属，怎不忧心忡忡？

她虽然胆大妄为，但毕竟是个未曾出阁的少女。

“少说废话，”他冷声打断她的话，“动手吧。”

“好，你就听天由命吧。”她端正了身子，从腰囊中取出一粒药丸，“你服下这颗药丸，安心地睡去，一切都交给我。”

他闪亮的眸子瞧着她，低低地从牙缝里挤出话：“我要成为武林道上最漂亮和最有权势的男人，让那些势利眼的小人后悔一辈子！”

她明白他话中的意思，也同情他的遭遇。

她抿抿嘴，眼中闪烁着坚定的目光：“你放心。”

他闭了眼，张开了歪斜的嘴。

他将手中握着的药丸，塞入了他的口中。

他的脸开始变丑，随即昏昏睡去。

她将他的头搁在泉井条石上，身子仍浸泡在泉水中，然后摘下腰囊，放在他身旁。

解开腰囊，取出几把小刀，镊子，几个药瓶，几口小针，还有几根线。

她挑出一把小刀执在手中，咬咬牙，挥刀向徐天良脸上的脓包削去。

血珠迸溅，黄水溢流，腥臭之气，令人作呕。

她手法奇快，眨眼间已将徐天良脸上的脓包尽数除掉。

她咬着香唇，忍住恶心的呕吐，往徐天良脸上上一层药粉，再用泉水将他的脸面洗干净。

脓包、黄水没有了，但可怖的疤痕和烂肉，使徐天良的

脸显得更加狰狞。

她换过一把小刀，深吸口气稳定了一下情绪，然后把刀锋落向了徐天良的脸侧肌肤。

她要替他作一次前所未有的整容手术。

这种手术，她从未做过，就连她的师傅孙三娘，也只是道听途说而已，她居然就在他脸上付诸实施，实在是胆大包天！

她若不胆大，就不是小艳女白素绢。

除了小艳女白素绢，没人敢替徐天良作这种手术。

能成功与否，她全无把握。

不过，此刻她已无退路。事实上，她在命令徐天良跳入化龙池毒水池中后，她已没有了退路。

她很清楚这一点。

刀锋划开了徐天良的脸皮。

一块块脸皮被剥下。

一处处疤痕被划开。

一点点烂肉被刮掉。

她小心翼翼，动作缓慢而执着，汗水从头额渗出，顺着香腮往下滴落。

她明白，这手术出不得差错，稍有不慎，便会前功尽弃，正因为这样，她才要师兄守住山路口，不让任何人来打扰她。

她挥袖拭去头额的汗水。

呈现在她眼前的，是一张血淋淋的面孔，脸皮已被剥去，鲜血正从血红的肉里往外冒涌。

她吁口气，撩起衣裙，露出了雪白如霜的大腿。

她左手按住腿根，右手扬起了小刀。